

中国

新文学大系

1949-1976 第四集 长篇小说卷2

主编 王 蒙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中国

新文学大系

1949—1979 长篇小说卷2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

新文学大系

1949—1976

第四集

本书编辑委员会编

CHINESE NEW LITERATURE SERIES, 1949—1976

In 20 volumes

VOLUME IV: NOVELS -Part II

Editor-In Chief: Wang Meng

Deputy Editor-In-Chief: Zhang Delin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7

Shanghai, China

中国新文学大系

1949—1976

第四集 长篇小说卷二

主编 王 蒙 副主编 张德林

编辑：本书编辑委员会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发行：（上海绍兴路74号）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上海中华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6.75 插页 6 字数 740.000

1997年11月第1版 199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ISBN 7-5321-1460-0/I·1150

定价：41.00元

《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编辑委员会

顾 问 赵家璧 丁景唐

主 编 江曾培

副主编 郝铭鉴

编 委 左 泥 邢庆祥 江曾培

郑 锺 郑宗培* 郝铭鉴

(按姓氏笔画为序,*为本卷执行编委)

本卷责任编辑 郑 理

封 面 设 计 袁银昌

版 式 设 计 蒋福海

目 录

山乡巨变	周立波 (1)
风云初记	孙 犁 (279)
三里湾	赵树理 (655)

山 乡 巨 变

周立波

周立波《山乡巨变》由作家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五月初版。本书采用此版本。

目 次

一	入乡	5
二	支书	16
三	当夜	30
四	面糊	39
五	争吵	46
六	菊咬	60
七	淑君	69
八	深入	83
九	申请	88
十	途中	100
十一	区上	106
十二	离婚	115
十三	父子	124
十四	一家	130
十五	恋土	145
十六	决心	150
十七	夫妻	155
十八	山里	166
十九	追牛	182
二十	张家	198
二十一	镜面	214

二十二	砍树·····	229
二十三	辛劳·····	239
二十四	回心·····	249
二十五	捉怪·····	265
二十六	成立·····	271

一 入 乡

一九五五年初冬，一个风和日暖的下午，资江下游一座县城里，成千的男女，背着被包和雨伞，从中共县委会的大门口挤挤夹夹涌出来，散到麻石铺成的长街上。他们三三五五地走着，抽烟、谈讲和笑闹。到了十字街口上，大家用握手、点头、好心的祝福或含笑的咒骂来互相告别。分手以后，他们有的往北，有的奔南，要过资江，到南面的各个区乡去。

节令是冬天，资江水落了。平静的河水清得发绿，清得可爱。一只横河划子装满了乘客，艄公左手挽桨，右手用篙子在水肚里一点，把船撑开，掉转船身，往对岸荡去。船头冲着河里的细浪，发出清脆的、激荡的声响，跟柔和的、节奏均匀的桨声相应和。无数木排和竹筏拥塞在江心，水流缓慢，排筏也好像没有动一样。南岸和北岸湾着千百艘木船，桅杆好像密密麻麻的、落了叶子的树林。水深船少的地方，几艘轻捷的渔船正在撒网。鸬鹚船在水上不停地划动，渔人用篙子把鸬鹚赶到水里去，停了一会，又敲着船舷，叫它们上来，缴纳嘴壳衔的俘虏物：小鱼和大鱼。

荡到江心的横河划子上，坐着七八个男女，内中有五六个干部。他们都把被包雨伞从身上取下，暂时放在船舱里，有的抽烟，有的谈笑。有位女同志翻身伏在船边上，在河里搓洗着手帕。

“邓秀梅，你怎么不走石码头过河？”一个后生子含笑问她。

“我为什么要走那边过河？”洗手帕的女干部回转头来问。

“这还要问？余家杰不是走那一条路吗？”

“他走那条路,跟我有什么相干?”邓秀梅刷好手帕,回转身子,重新坐在船边上,两手扯着湿帕子,让它在太阳里晒着,一边这样问。

“你不跟他去,实在不应该。”后生子收了笑容,正正经经说。

“什么应该不应该?我为什么要跟他,他为什么不跟我?”邓秀梅盯着他问。看样子,她是一个泼泼辣辣的女子。紧接着,她撇一撇嘴,脸上略带嘲弄的笑容,说道:“哼,你们男同志,我还不晓得!你们只想自己的爱人像旧式妇女一样,百依百顺,不声不气,来服侍你们。”

“你呢?只想天天都过‘三八’节。”后生子的嘴巴也不放让。

“你们是一脑壳的封建。”

“你又来了,这也是封建,那也是封建。有朝一日,你怀了毛毛,也会蛮攀五经地跟余家杰说:‘你为什么要我怀孩子,自己不怀?你太不讲理,一脑壳封建。’”

满船的人都笑了。

“我才不要孩子呢。”笑声里,邓秀梅低着脑壳,自言自语似地说。她的脸有点红了。这不是她心里的真话。接近她的人们说,她其实也蛮喜欢小孩子,跟普通的妇女们一样,也想自己将来有一个,男的或女的,像自己,也有点像另外的一方。但不是现在,现在要工作,要全力以赴地、顽强坚韧地工作一些年,把自己的精力充沛的青春献给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有了孩子,会碍手碍脚,耽搁工夫。

“坐稳一点,同志,洋船来了,有浪,看船偏到一边了,快过去一个。”艄公看见邓秀梅一边,只坐两个老百姓,比对面少两个人,一边荡桨,一边这样地调摆。

“都不要过去,老乡你们也过来。让她一个人,独霸半边天。”爱逗要方的后生子又笑着说。

“还不坐匀呀,浪来把船打翻了,管你半边天,两边天的,都要洗冷水澡了。”艄公着急说。

划子两边的人终于坐匀了,艄公掌着桨,让划子一颠一簸地,轻轻巧巧地滑过了洋船激起的一个挨一个的不大不小的浪头,慢慢靠岸了。邓秀梅跟大家一起,背好被包和雨伞,站起身来,显出她那穿得一身青

的，不高不矮的，匀称而又壮实的身段。他们上了岸，还是一路谈笑着，不知不觉到了一个岔路口，邓秀梅伸出她的微胖的右手含笑点头道：

“再见吧，孩子们。”

“你有好大了，叫我们孩子？”那个后生子又说，一边握住她的手。

“你不是孩子，是姑娘吗？”

邓秀梅跟大家一一握了手，随即收敛了笑容，露出严肃的脸色来说道：

“同志们，得了好经验，早些透个消息来，不要瞒了做私房。”

“我们会有什么经验呵？我们只有一脑壳的封建。”调皮后生子又还她一句。

邓秀梅没有回应，同在一起开了九天会，就要分别了，心里忽然有点舍不得大家，她有意地放一放让。看他们走了好远，她才转过身子来，沿着一条山边的村路，往清溪乡走去。

邓秀梅的脚步越走越快了，心里却在不安地默神。她想，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她经历中，是个新工作。省委开过区书会议后，县委又开了九天三级干部会^①，讨论了毛主席的文章和党中央的决议，听了毛书记的报告，理论、政策，都比以前透彻了；入乡的作法，县委也有详细的交代。但邓秀梅有这个毛病，自己没有实际动手做过的事情，总觉得摸不着头路，心里没有底，不晓得会发生一些什么意料不到的事故。好在临走时，毛书记又个别找她谈了一回话，并且告诉她：清溪乡有个顶好的支部，支部书记李月辉，脾气蛮好，容易打商量。他和群众的关系也不错。她又从许多知道李月辉的同志的口中打听了他的出身、能力和脾气，知道他是一个可以依靠，很好合作的同志。想起这些，她又安心落意了。

一九四九年，家乡才解放，邓秀梅就参加了工作。划乡建政时，她还是十五岁的扎着两条辫子的姑娘，身材却不矮，不像十五岁，倒像十八九。她记得，有一回，乡里准备开群众大会，工作组的一位

^① 召集县级、区级、乡级的干部在一起开会的大会，叫做三级干部会。

北方同志头天动员她，叫她在会上讲话，她答是答应了，却急得一个通宵没闭眼。半夜三更，她一个人爬起来，偷偷摸进空洞幽暗的堂屋，低声细气练她的口才。第二天，当着几百人，她猛起胆子，讲了一阵，站在讲桌前，她的两脚直打战，那是在冬天，她出了一身老麻汗。她本来是位山村角落里的，没有见过世面的姑娘，小时候，只读得一年老书，平素街都怕上得，一下子要她当人暴众，讲起话来，把她心都急烂了。

从那以后，邓秀梅一直工作了七年。土改时期，她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不久，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培养之下，又凭着自己的钻研，她的政治水平不弱于一般县委，语文知识也有初中程度了。她能记笔记，做总结，打汇报，写情书。随着年龄的增长，经验的积累，邓秀梅变得一年比一年老练了。她做过长期的妇女工作，如今是青年团县委副书记。这回搞合作化运动，组织上把她放下来，叫她单独负责一乡的工作。县委知道她的工作作风是舍得干，不信邪，肯吃苦耐劳，能独当一面，只是由于算术不高明，她的汇报里的数目字、百分比，有时不见得十分精确。

邓秀梅转弯抹角，沿着山边，踏着路上的山影、树荫和枯黄的落叶，急急忙忙走了十来里。她的脚力有些来不及，鞋子常常踢着路上的石头。走到一座土地庙跟前，看看太阳还很高，她站住脚，取下被包，坐在一株柞树下边的石头上，歇了一阵气。等到呼吸从容了，她抬起眼睛，仔细观察这座土地庙。庙顶的瓦片散落好多了。屋脊上，几棵枯黄的稗子，在微风里轻轻地摆动。墙上的石灰大都剥落了，露出了焦黄的土砖。正面，在小小的神龛子里，一对泥塑的菩萨，还端端正正，站在那里。他们就是土地公公和他的夫人，相传他们没有养儿女，一家子只有两公婆。土地菩萨掌管五谷六米的丰歉和猪牛鸡鸭的安危，那些危害猪牛鸡鸭的野物：黄竹筒^①、黄豺狗、野猫子，都归他们管。农民和地主都要来求他们保佑。每到二月二，他们的华诞，以及逢年过节，人们总

^① 黄鼠狼。

要用茶盘端着雄鸡、肘子、水酒和斋饭，来给他们上供，替他们烧纸。如今，香火冷落了，神龛子里长满了枯黄的野草，但两边墙上却还留着一副毛笔书写的，字体端丽的楷书对联：

天子入疆先问我
诸侯所保首推吾

看完这对子，邓秀梅笑了，心里想道：

“好大的口气。”

接着，她想：“这副对联不是正好说明了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吗？”

才想到这里，只见山边的路上，来了一个捐竹子的老倌子。他从清溪乡的方向走来，好像要上街。邓秀梅看见他脸上汗爬水流，出气不赢，连忙招呼他：

“老人家，累翻了吧？快放下来，歇歇肩再走。”

这个人看看太阳还很高，就停了脚步，把竹子放在路边上。他解下围巾，敞开棉袄，走了过来，坐在邓秀梅对面的一块石头上，用围巾揩干了脸上的汗水，看见邓秀梅左手腕上，露出一个小手表，他笑笑问道：

“同志，什么时候了？”

“快两点了。”邓秀梅看了看手表，回答他说。她又仔细打量他。只见他头上挽条酱色毛袱子，上身穿件旧青布棉袄，跟别的挑肩压膀的人一样，肩上补了两块布。腰围巾也是补疤驮补疤，看不出原来的布色了。他的脸很瘦，额头上和眼角上尽是大皱纹，身材矮小，背有点驼，年纪五十开外了。和这同时，老倌子也在打量邓秀梅。他看见她穿一身青斜纹布制服，白地蓝花的衬衣的领子露了出来，披在棉衣领子的两边。棉制服右边的上口袋佩一枝钢笔，插一把牙刷。她没戴帽子，剪短了的黑浸浸的头发在脑门顶上挑开一条缝，两耳的上边，夹两个黑黑的夹子。两撇弯弯的、墨黑的眉毛，又细又长，眉尖差不多伸到了鬓边。脚上穿的是蓝布面子胶底鞋。从打扮上看，老倌子猜她是一个干部，带点敬意地问道：

“同志你进村去吗？”

“是呀，到清溪乡去。”

“到我们乡里去吗？那好极了。”老馆子笑着说道。

“你是清溪乡哪一个村的？”

“上村。”

“贵姓？”

“不敢，姓盛。”

“台甫是？”

“佑亭。同志你尊姓？”

“我姓邓。你这竹子是……”邓秀梅的目光落在路边的三根楠竹上。

“是我自己山里的。”盛佑亭连忙声明。

“掇到街上去卖啵？”邓秀梅又问。

“是的。想去换一点油盐。”盛佑亭偷偷瞄邓秀梅一眼，随即好像不好意思似地把脸转过去，望着路的那边的山上。看着他的这神情，邓秀梅心里起疑了，随即询问：

“你老人家时常砍竹子卖吧？”

“哪里？”盛佑亭扭转脸来，连忙摇头：“轻易不砍。”

“你的竹山是祖业吗？”

“土改分的。不是搭帮毛主席，我连柴山都没有一块，还有什么竹山呵？”

“这几根竹子，卖得几个钱？”

“卖不起价。”

“那你为什么要卖？”

“唉，同志不晓得，是我婆婆的主意。她听人说，竹子都要归公了。”老馆子坦率地说。

“归公？哪一个说的？”

“不晓得，是我婆婆听来的。我跟她说：‘就算归公，也没亏我们。解放前，你我有过一根竹子吗？普山普岭，还不都是人家财主的？要夹

个篱笆，舞^①根竹尾巴，都要低三下四去求情。”

邓秀梅听了他的话，心里暗想：“这人有一点罗嗦，不过，听口气，倒是个好人。”想到这里，她含笑问道：

“你是贫农吧？”

盛佑亭点点头，但又好像怕人看不起似的，混^②道：

“不要看我穷，早些年数，我也起过好几回水呢。有一年，我到华容去作田，收了一个饱世界，只差一点，要做富农了，又有一回，只争一点，成了地主。”

“做了地主，斗得你好看！”邓秀梅笑着插断他的话，心里又想：“这个人有点糊涂。”她所认为糊涂的这位年过半百的老馆子歇了一阵气，元气恢复了，劲板板地只顾混他的：

“记得头一回，刚交红运，我的脚烂了，大崽又得个伤寒，一病不起。两场病，一场空，收的谷子用得精打光，人丢了，钱橱也罄空，家里又回复到老样子了，衣无领，裤无裆，三餐光只喝米汤。二回，搭帮一位本家借了我一笔本钱，叫我挑点零米卖，一日三，三日九，总多多少少，赚得一点。婆婆一年喂起两栏猪，也落得几个。几年过去，聚少成多，滴水成河，手里又有几块花边了，不料我婆婆一连病了三个月，花边都长了翅膀，栏里的猪也走人家了……”

“面糊你还在这里呀？”路上一个挑柴禾的长子^③农民，一边换肩，一边这样问。盛佑亭扭过脸去说：

“来吧，长子，歇一肩再走。”

“不了，天色不早了。”

长子农民挑着柴禾一直往梁城的方向走去了。

“他也是清溪乡来的？”邓秀梅问。

“是的。”盛佑亭答应。

① 舞：弄。

② 混即聊天，也有吹牛的意思。

③ 长子即高个子。